

懷胡宗南先生

杜宇啼聲急，梅花映塚新，可憐梅上月，不見愛梅人。

趙龍文

「那麼，國家社會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分別，又怎樣呢！」一個眉目疎朗的青年，立起來發問。

那是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七日，在杭州西湖大佛寺，走廊上面，藤椅上坐着三個青年，正熱心地討論着中國革命問題。那覺得很有興趣的青年，豁地站起來，朝一個比較年輕的發問。旁邊一個長臉而雙目炯炯有神的青年，却笑着要吃飯。

原來那眉目疎朗的就是胡宗南先生，長臉的是戴雨農先生，年輕的就是作者。宗南先生喜歡山水，喜歡談問題，更喜歡找水木清華之地，找二三位朋友談問題。那時他從前方請假回來小憩，寓大佛寺，就約雨農先生與作者共作長夜之談。人生之快莫若友，快友之快莫若談。於是約作者往曲阜一遊。爾後在曲阜，在大王莊，在柳泉，在徐州的九里山，每日清晨，雙騎並出，林花碧柳，曉露如珠。則下騎徐步，娓娓而談。自個人修養，以至治平大道，歷史掌故，無所不談。既無名位的約束，也無利害的關係。莊生所謂我與魚相忘於江湖者，極似。積年月的長談，使我對於宗南先生有所認識。

他的性格，有類於禪宗的高僧。智慧極高，苦行彌篤。為度人苦厄，不惜從刀山劍樹中救人。然非靈性相通，則決不作無謂的周旋。衆生平等，愈卑微者愈得青睞。至於達官貴人，則往往避之若浼。我常常笑他是禪門中人。實際上，他才是性情中人。對於戰士，那種愛護，珍惜，都

是至性的流露。對於受傷的安置，軍官眷屬的生產事業，是那麼盡心盡力。與他個人一生不事生產，從不打經濟算盤，恰正成了強烈的對照！

他升任了第一師師長，（前身是北伐時代的第一軍）請宿將林蔚文將軍物色一位參謀長，林將軍推薦了當時號稱儒將的于憑遠，憑遠先生性情恬淡，好讀書，能詩。宗南先生一聽，就很喜歡，親自到憑遠家中去勸駕。那時部隊在龍潭，師長穿了棉軍衣，去接參謀長上任，出和平門，安排了一架鐵路上的搖車。霜華滿地，朔風凜冽。師長請參謀長坐在當中，他和一位衛士坐在兩旁。這時從軍政部出來的于將軍，穿了黃呢制服，黃呢披風。師長和衛士却一般穿着灰布棉軍服。搖車前進風很大，師長和衛士輪流搖着。前面發見火車來了，師長和衛士連忙拾搖車下鐵軌。參謀長想參加搖和拾，師長都不答應。這一幅圖畫，恐在歷史上也罕見的。我想宗南先生此時的心境，一定有渭水訪賢，為太公御的誠意在。詩云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」只是一敬，便消却一切邊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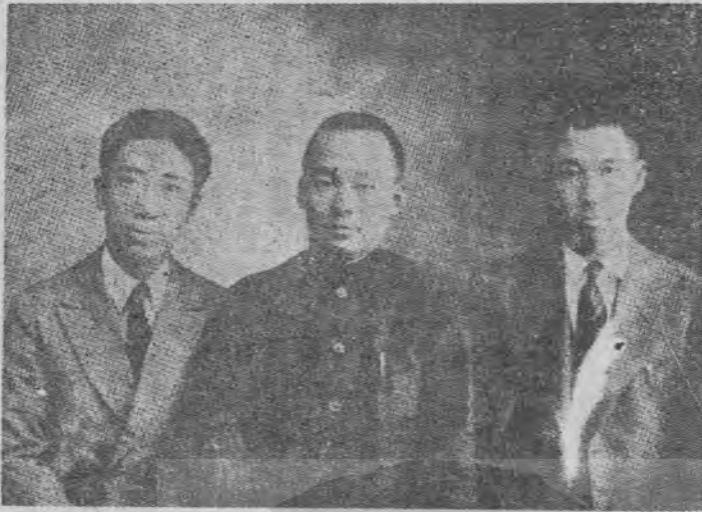
這次第一師是從河南開到江南，增援第十九路軍第五軍對日作戰。宗南先生與當時第五軍軍長張治中在蘇州閶門邂逅。二輛馬車。在大街上相逢。二人跳下馬車，宗南先生介紹他的衛士楊汝金，（這是穿便衣隨侍，張治中間這是那一位。）說：「這位是張先生，這位是楊先生。」在胡先生的心目中，楊汝金和張治中地位雖然懸殊

，人格却是平等的。想不到二十年以後，楊汝金當連長，在前線忠勇作戰；張治中却投降共匪，遺臭萬年！耶穌引漁夫稅吏作門徒，却大罵祭司，在當時何嘗不驚世駭俗。可是事後大家平心靜氣想一想，這班祭司不但該罵，而且該殺。證明聖人所見，確實與衆不同。我們現在來看胡先生在閶門所表演的這個動作，自然是難能可貴的了。

二十一年以後，我在杭州服務。胡先生每年要回來看一趟父親。有時候我同戴先生送他到橫湖。由此乘車乘肩輿入山。奇怪的是那些轎夫，一看見胡先生，便說，「鶴落溪先生來了！」爭着來抬他。我笑問戴先生，「是不是因為宗南兄給錢大方？大家就這樣踴躍。」戴先生說，「這也難怪，他不但給錢大方，而且作了人家想不到的事。他一到家，先要招呼轎夫洗腳；吃飯還要請轎夫坐上橫頭呢！」我聽了以後，自己想：「我以為爲够脫俗了，一比胡先生，自己却變成俗不可耐了！」

二十五年，兩廣事變，聽說中央軍集中湘桂湘粵邊境，大戰一觸即發。後來中央以極大的忍耐，用談判來解決。第一師回軍武漢，我接到胡先生來信說，「陳兵於兩粵之境，決策於廟堂之上。化干戈爲玉帛，措國家於磐石，懿歎盛哉！」我想：「這樣見解，已經不是一員師長的見解了，這已經是目營八表的統帥眼光了，他已看出了時代需要團結禦侮，留下力量，來對付日本人了。」

(中)胡宗南、(左)戴笠、(右)為本文作者



。二十八八年，我在浙江組織地方團隊，抵抗日寇。我寫信給他，曾有「白髮徒增，敵強如故」之語。他回信說，「以個人志節言，書生抗敵，何其壯也！以國家大事言，兄以政治長才，用其所短，非計之得也。」今天想起來，真是人見其大，我見其小。為之愧慙不置。

二十九年，我應谷紀常先生之邀，參與甘肅省政，遂往西安一遊。那時華北各戰場部隊，多開入關中整補。那時先生以第八戰區副長官名義，奉令主持各軍整補事宜。我去了，先生讓我住

東倉門一號，同我研究華北局勢。他說：「天下事無論何事何物，未有無中心而能形成者，亦未有中心不定而能成功者。」這種把握中心，創造力量的主張，自有理論的根據。譬如把白糖溶化在一杯水裏，俟到達飽和點後，只要再放米粒大一點冰糖下去，所有已經溶化了的糖，就會以冰糖為中心，逐漸集中起來，黏在冰糖四週，成為一個大大的糖球。這種自然界的現象，說明了同性質的事物，一有了中心，便易於凝固。無論一國的乃至於國際的政治，正反各方面所號召的，都離不開這個原則。於是留在東倉門兩個星期，替胡先生寫了一點東西。那時七分供給華北各戰場的軍事幹部，幹四團供給政工幹部。游幹班供給游擊幹部。幾萬青年，茹苦含辛，圍繞着西安學習，一概以三民主義為中心。這是波瀾壯闊，而亦是萬派歸宗。在翠華山懸崖上，赫然漆了十六個大字：

「生於憂患，長於戰鬪，成於艱苦，終於道義！」

象徵着四萬萬同胞一致抗戰的決心！

我們自從二十六年杭州一別，已經三年沒有見面，在生活活上，看見他所住的房子，依然寒士家風。可有一件事大大地改變了，從前他喜歡抽香烟，現在一根煙不抽了。我問他為什麼？他笑而不答。後來我在他的房裏發見一張紙條，上面寫着：

「要做遠大高尚的事業，一定要先從最切近，最平易，最細微的事情做起。」

我一眼瞥見了，就說：「我找到了證據了！他哈哈大笑。」

我回到蘭州，把在西安所見的，告訴了谷紀常先生，並勸他往西安一遊，不久谷先生到西安

去了一趟。回來對我說：「宗南真了不起！像我們這種人算什麼呢？可是他居然遠到醴泉來歡迎我！」我說：「今天的形勢，陝西是前方，甘肅是後方，假使沒有蕭何運糧運兵，韓信怎樣打勝仗呢？」在抗戰時期，陝甘的合作，奠定了大西北的局面！

三十六年，谷先生辭去了糧食部長。我也離開了糧食部。這年底，中央派我去西安綏靖公署當秘書長。從這時，到三十八年五月西安撤退，一年半當中，經過了一連串的戰役，統帥部的燈火通宵，各方面的賓客雲集。有一天劉大軍兄很擔憂的向我提起先生的健康問題。他說：「像這樣連日連夜的工作，就是鐵打的身子也是受不了的！前幾天嫩隻雞送上去，今天先生要榮眼着，看了以後却批着：雞貴不可吃也！」後來我從容談及此事，請先生以國家為重，善自珍攝，他却哈哈笑了起來，說：「宗南自有攝生之道，何必吃雞？豈不聞飯蔬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乎？」

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晨一時，我接到電話到小雁塔去，他辦公桌上正擺着一張名單，先生說：「敵軍正攻安康，窺伺漢中，西安必需放棄，這張名單是我們需要接到漢中去的人，請你斟酌一下，補充好了，伯英先生和繆愷園二人，要請你親自去一下，帶一點現洋去，並把他們在天明前送到機場。」我一邊琢磨名單，一邊頓生了大義凜然的感覺。在百忙當中，不忘戰友，此非所謂終於道義耶！

六月十五日，我在漢中偶然吐了一口血。晚飯時奉命陪宋希濂將軍吃飯。李總司令鐵軍舉杯敬我的酒，董主席介生在座，說，「龍文兄剛吐血，喝不得酒。」先生聽到，馬上說，「剛吐血？應該馬上休息。明天派機到成都去檢查。」第二天，早上九時來電話：「可以起來嗎？」我答「當然可以。」「請你來辦公室一談」。我到了

辦公室，他笑着說：「飛機預備好了，請你到成都去檢查一下。不過，我恨你，早不吐血，遲不吐血，爲什麼現在吐血呢？」我說：「是不是有什麼任務？」他說：「蘭州被圍，隴南空虛。共匪正沿洮河南下，如果由隴平入川，我們便不能在漢中作戰。你在甘肅久，隴南人都都熟，我已經請准閻院長，請你到隴南去，掩護本軍側背的安全。可是你正在吐血，我希望兩個星期回來。」我說：「兵貴神速，豈可爲了一點小毛病，貽誤時機。一切都丟了，留了這條身子有何用？現在時機緊急，稍事準備，立刻出發，只當廢物利用。請先生毋以賤體爲念！」此後借得一部杜詩鏡銓，陪我千山萬水而入武都。堵塞了陰平古道，組織了黑錯番族。等到奉令由武都經白水江撤退時，已經是大軍轉進向成都平原四面被圍的時候了。

賀龍的匪部由川北而南，劉伯承的匪部由川東而西，成都平原的川軍與雲南的盧漢相繼叛變。胡先生預備空運部隊入西昌。十幾天的陰雨，空運計劃失敗。成都平原的作戰，形成了四面楚歌的狀態。終於奉令撤離，重由海口空運西昌。

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由海口飛到西昌，完整的部隊只有六個連！叛將劉文輝所部在西昌的却有一個師。三個月的奮鬥，解決了這個師，收容散卒，訓練幹部，布置川西游擊部隊。在西昌發展成兩個團的力量。

三十九年三月，匪軍八路進攻西昌，激戰二十餘天，到了二十五日，南路匪軍離西昌只有一天行程。那晚上二時，參謀長羅列打一電話給我。

「睡了沒有？」
「睡了。有事嗎？」我說。
「有事。請過來談談。」羅參謀長永遠是那麼雍容不迫的。

我到參謀長室去。冷梅正在寫遺書，看到了

我，把一張電報遞過來，說：

「剛到的。」

「總裁的電報。要我們轉進到海口，把部隊交給高級將領。」我把電報念了出來。「把部隊交給誰呢？」

「問題就在這兒。胡兵團司令長青要三天以後才可以到瀘沽。別的人不能交。部隊不能交，胡先生就不能脫離這個險境，爲了要解這個結，只有我來擔任這個任務。」

「冷梅兄！」我站起來緊緊握住他的手，「這是忠義凜然之舉，我深深地感佩！」

「這是一封信，一兩金子，一枝自來水筆，請你到臺灣時，交給我的內人！」

「胡先生的性格，你是知道的。還得多幾個人去，作說明的工作。」

「好。去請蔡榮，裴世禹一起去。」

我們坐吉普車到了印海，已經是清晨二時，胡先生寓所却是燈光明亮。我們進入門口會客室，只見胡先生左手挾了一包文件，右手拿了兩個玻璃杯。先冲着我笑了笑，讓傳令兵倒了兩杯酒。對我說。

「龍文兄，你是不應該留在此地的。早上就要走。這是我十年來的日記，請你帶到臺灣，有空整理一下。」

「胡先生，這酒請慢點喝，總裁的命令，不能不服從。請多拿幾只杯子，大家坐下來談一談。」我說。

大家坐下來，茶几上擺着五只杯子。

「服從命令，是今天大義所在。此其一。共匪八路進兵，要活捉胡宗南，我們不能上當。此其二。反共不是一天完成，真正的鬭爭，要從今天開始。此其三。」我們作了幾句開場白。

接着大家發言，這一場談話，一直發展到清晨四時。羅參謀長最後發言，他用低沉的語氣，一句一句地說道：

「當年漢高祖祭陽被圍，假若沒有紀信代死，以後的歷史，可能全變了。我們犧牲了多少人，對於歷史，沒有絲毫影響，胡先生犧牲了，將來七萬多的學生，三萬多的幹部，誰能號召起來，領導起來，再與共匪作殊死戰呢？所以我籌思至再，決定我來作一個紀信！」

這幾句話，感動了我們大家，一致站起來，請求胡先生採納羅參謀長的主張。這幕可歌可泣的歷史，完成了「終於道義」的信條。

爾後浙海突擊，澎湖練兵，我都因爲於役海軍，不克參加。一直到了胡先生逝世，看見遺稿，深以不得死所爲憾。則耿耿此心，直與文山先生所云，「當其實日月，生死安足論 者耳先生一生而未變也。」

猶憶在陝西日，有人持藍田牛

生遺墨

「大將威如山鎮重，先生

九明。

「我說，「大將何如？」先生曰，「先生之道乃自佳耳，」嘗念人世間功罪是非，原無定論，陽明先生功蓋天地，而論者猶彈其涓流是非，爲名教罪人。獨堯夫先生學參造化，臨終時示伊川以「面前路徑須令寬」，謂司馬溫公曰，「試與觀化一遭」。如此胸襟，方無沾滯，方不着相。乃作挽詞云：

破金家寨，越漫川關，追擊松潘，掃穴延安，大將威如山鎮重。

睡硬板床，補腰皮帶，浮雲富貴，敝屣公卿，先生道與日光明。

先生愛梅花，嘗謂梅花雅潔絕俗，無與倫比，卒後，生平友好爲植梅數百本于墓園，使後人見梅如見先生也。

作者簡介：趙龍文先生，曾任西南長官公署秘書長、中央警官學校校長